

新加坡青年書局《再出发文化丛书》12

我们都需要回忆，
因为回忆能保证我们不会失忆，
回忆为了要走前面的道路，
因为我们深信生命的意义在前进……

文林杂忆

马汉

文
林
杂
忆

马
汉
著

《再出发文化丛书》

主篇 原甸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Business Reg. No. 029187/00A

书名：文林杂忆

作者：马 汉

协调：韩瑞琼

打字：彭竹生

封面设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

出版：新加坡青年书局

新加坡培英街百胜楼第 231 座 #02-27

The Youth Book Co.

Blk 231, Bain Street #02-27,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180231

Tel: 65-63379552 Fax: 65-63369130

承印：宏华印务企业有限公司

初版：2008 年 6 月

定价：S\$20.00

ISBN: 978-981-08-0434-3

再出发

往何处去？

（总序）

《再出发文化丛书》

总编辑

原甸

全球化给我们带来期盼，全球化也给我们带来焦虑。我们是在经济的年增长率方面编织期盼；我们又是在文化的渡口像一个失魂落魄的艄公为摆渡方向而失措。全球化的文化攻势不可避免的存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多元角力，而所有的赌注都必然集中在强势的一端。法国学者菲利普·英格哈德更发出令人惊心动魄的预见：“全球化无疑是西方现代文明扩张的伟大结局”。

我们弱势的文化命运使我们无缘研究在全球化文化大潮中我们的浮标定点。因为对我们而言，整个文化链条上的累累死结已经耗尽我们有限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当全球华人文化圈都有“剩余”思维思考全球化文化现象的正反效应之时，我们还要殚精竭虑地为我们所特有的文化沉疴负重抢救。文化基本载体的纰孔入水，使到整体文化建设的“事”与“功”长期失衡。

文化载体与文化实质竟然可以如此的被切割，为了载体的存亡，我们已经把文化无底限的简单化和浅薄化；当全球华人文化圈都在不同的文化王国踔厉风发的时候，我们与他们疏离空间的量度是令人羞愧的。

“四小龙”固然是经济的金榜，但

缺乏文化的底蕴作为支持人口素质的精神力量，久而久之将像单翅之鹰，独对苍茫天地而饮恨。也许五十年后，我们将听到补课的钟声。

我们感怀良深，凭着对自己国家、人民和文化的感情，决心编一套尽可能有要求的丛书，这就是《再出发文化丛书》。我们不知道难度有多大，也不知道果效又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当我们喝令自己“再出发”的时候，我们当往何处去，因为在文化的十字路口，交通灯已经处处失灵，到处是失控、拥挤和烦躁的喇叭声和杂音的高分贝。

无论如何，我们总要出发，我们总要向前。本书局在另一套名为《四海慈爱丛书》的序言中，十分缅怀希腊神话的悲剧人物西西弗斯。他每日推石上山，而山顶却是尖锥形的，巨石无法安置，便滚落山脚了，他的悲剧是一定要完成“安石在山”的任务；因此他的命运只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无止境的进行推石上山的苦役。西西弗斯据说是辉煌的希腊科林斯城邦的建设者，相信他在苦役中科林斯城邦必在他的心中化成激励的力量。

世界文明有许多相通之处，即连神话与传说也有许多相似。从西西弗斯我们也想到老祖宗的愚公移山传说。这两者都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励志经典，在实用主义与庸俗主义铺天盖地的今天，我们愿与文化界同仁时时思考这两个恒古的大傻瓜。

文化再出发，往何处去？

请读者作者帮助我们。

序

陈雪风

(一)

当马汉在商余版发表他的《文林杂忆》系列时，每一篇我都不漏地拜读。他书写文坛的前辈与事件，使我非常愉快地重温了过去的经历，特别是其中的人物和事件我也熟悉的话。

这使我感慨良多。

首先，马汉兄的记忆力，实在叫我敬佩。怎么几十年前的事，他都没有忘记，而且是记得那么一清二楚。而后，我们见面，我都向他表露我的感受。

从他的这些文章里，我们也看到了他与人交往的谦卑和蔼。虽然他所记述的编辑与文友，在当时都很有地位，而文名也十分显著，但马汉兄与他们之间友谊的建立，既缘于真情，又缘于文学，是一种很纯洁的人际关系。

马汉兄的文林杂忆，几乎篇篇都教我感动。

同时，也让我丰富了对马华文坛与马华文学发展历程

的认识。他所书写的轶事掌故：既是马华文坛建构的过程，也是珍贵的史料。而尤为难得的是，通过马汉的阅读与神交的记忆，也让我看到了跨国的文学交流，以及影响深远的文风的影响。马汉兄不但交游广阔，而且勤于写信，而且更是无所不读，兴趣非常的广泛，几乎是只要他知道的作者，如有办法联络，有机会他总不会轻易错过。他仰慕的作者的著作，要是他有机会得到，不论是文学或非文学作品，他都会翻阅。

换句话说，《文林杂忆》之所以能成为不可多得、独具一格的作品，那是与作者的修养与处事待人分不开的。

马汉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兼教师，虽然正确的说法是老师兼作家。我之把它掉转过来说也是有我的道理。因为，马汉在师训读书还未毕业时，他已是有名的青年作家。写作虽然不足以为生的职业，但却是他重要的工作与生活，而他在担任教师后，写作的稿费收入，也是他生活的主要资源。

因为要写作，所以他必须记忆。

而马汉就我所知，他的阅读兴趣广而杂，似乎可以说他看上眼的书，就买。他拥有的书，拿在手上或放在自己书架或案头的书，他就读。大小厚薄都不会放过。

我肯定他读过很多很多书，而且他不会为此而炫耀，夸夸其谈。平时少读书，不买书，只写书，只卖书的文友，最好不要与他谈读书或谈写作的前辈以及文场往事，否则必自寻没趣，若有歧见，难免会自取其辱。

(二)

马汉先生读书很杂，交往的朋友亦多，记忆力又超强，把茶闲谈，提起老朋友或文坛的掌故、作者、编者或某些文学纠葛的往事，他追述起来，简直就说书的专家生动、总是头头是道；叫人叹服的是，他还在转述当时的对话时，以对方的方言口音道来，不论是潮言粤语、海南腔福建话，湖南、山东的调调，他一一学来，准叫你笑到弯腰。但马汉说古与所谓的名嘴、机关枪或大炮，都完全不同。他的说古，所涉及的事情与人物，都是确有其事与其人，如假包换。原因是他的说古是闲聊中的注释，像我们本地的年轻学者写论文那样，必须加的注释，否则就不被当作写书论文那样。马汉说古是一种需要，或必然的插曲，绝不为了骗食一顿或饮两杯，自然更不在为了掌声与喝彩。

马汉先生为人谦和；自谦到有点是自卑那样，他从不道三说四朋友间的闲话流言。因为，他怕惹起是非，更自认自己惹不起是非。

最近 10 多年来，我们较常有机会来往或在一起闲聊，我从未听到他大声呼叫地说话，也没有听到过他排剔别人的缺点来作话题，如果你有什么人际间的纠葛，要他表示点看法时，他多是不置喙，没意见。不过，我不会把他当作好好先生看待。他不置身人际的纷争或是非里，那是他的性格使然，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不曾有过参与或干涉的欲求与能力（机会）。在他的人生中，所有

的教诲与启迪，只是踏踏实实地做人，平平安安宁静地过日子；不与人争，心安理得，理得也是快乐；我不知道他有否涉猎过老庄的学说，但他的生活态度，似乎很老庄。

假如不是一开始之后，多方的文友，都异口表示赞赏，频频希望能看到它的续篇。我不能肯定马汉会悠然地伏案，把他认识与所知的事与人的一些生活故事写下来。因为，写这类文章，本来就吃力不讨好。

(三)

今天，我们之能够看到这本书，最大的原因是马汉兄对所写文坛的轶事，实知之甚深，而情谊款款。其中的人事，以及有关对文学的关切和执爱，在在都应该和必须为之留下痕迹的。

为历史与友辈，留下记载，也是对文化与他人的关切，这在今天是一种美德。

因此，最后我要说：翻阅马汉兄的《文林杂忆》，你既可获得阅读的愉快，增添许多有关马华文坛的知识，也可加深对许多作者的认识；之外，还有额外的启示，那就是领会关切人的美德。

人的生活，是由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而《文林杂忆》里展现的人际关系，就是生活的追求之一。

2007 年 10 月 23 日

目 录

序（陈雪风）	
连士升文如其人·····	1
彭松涛一生办报忙·····	6
萧遥天长袖善舞·····	13
20年代在上海出书的温梓川·····	18
“牛鼻子”主编《新智识》月刊·····	23
挨户招徕广告的记者：李冰人·····	28
日文翻译家刘果因·····	33
黄崖新车北上南下推动文艺·····	38
壮志未酬的梁园·····	43
张白萍与《我的月刊》·····	48
敬悼乔木·····	53
薛残白编过的期刊与副刊·····	59
方北方编过《学生文丛》·····	69
我看云里风·····	73
姚拓当过《虎报》编辑·····	82
湘女多才的翠园·····	87
桃李满门的黄润岳校长·····	92
执着的陈雪风·····	97
郑文辉扬名狮城·····	102
28载辛苦不寻常	
——记梁志庆与他编的《儿童文化》	107
我们跟香港有一段情·····	111
隔岸细数香港文艺期刊·····	118

战后 50 年香港文艺期刊·····	123
50 载《海光》编者情·····	126
指导青年写诗的导师·····	131
不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老板·····	136
乌鸦南飞——曹聚仁香港卖文 22 载·····	141
想起创垦出版社·····	145
马新出版史上的黄金岁月	
——记 50 年代南洋报社的几份杂志	150
战后《商洋商报》几个令人缅怀的副刊	158
谈《商余》旧事	
——《商余》50 周年回响·····	172
44 回首来时路	
——谈《星云》的几个时期与风格	182
几许《蕉风》旧事·····	188
黄思骋南来编《蕉风》·····	194
附录：难忘的编辑们（杰伦）·····	198
黄思骋到独中执教·····	200
60 年代初期在香港出书的青年作者·····	204
后记·····	209

连士升文如其人

在我的家庭中，我不是第一个读连士升作品的人；第一个把连士升的著作带回家里捧读不已的是我的父亲。父亲一生嗜好阅读，从《说唐演义》读到《聊斋志异》；再从《啼笑姻缘》读到《采访外记》。50年代初期，当南洋报社的《南洋商报丛书》面世之后，父亲便成了它的忠实读者，我之所以会接触到连士升、姚紫（黄槐）、芝青、曾铁忱、殷勤、苗秀等几位在新加坡显赫于当地华文文坛的作家的著作，开始之时，读的全是父亲买回来，至少读过一遍的书。

假如没有记错，父亲买回来的第一本连士升著作是被列为“欧洲纪行”的第一册书：《塞纳河两岸》、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相继出版的“欧洲纪行”第二、三、四册，都一本一本地买全了。我竟然以一个小学五年级生——也可能延至六年级——的“身分”，在囫圇吞枣的情况之下都读了一遍。虽然当时的理解与领悟的能力我今天回忆起来也颇有疑问。可是，我的脑子里还牢牢记得连先生当年的欧洲之行应该是负有“任务”的，依稀还记得他可能去出

席一个重大会议，顺道遨游于欧洲各大小国家，沿途除了游览之外，尚曾应各大文化机构去作演讲，或参观等等。因为我记得连先生那一套游记以日记式写成的，逐日将大事一一记载下来。这套书后来我都由于没有时间而不曾再读，此时回想起来仍旧印象至深，甚至还记得当年阅读时，对连氏在旅途中受到各国文化机构如报社、英国 BBC 广播电台等处邀请，或作专题演讲，或作专访，甚为羡慕，颇有“有朝一日或能向君看齐”之心意（想到此处，颇为汗颜也）。我之志于此处，一则证明我的确是连氏的读者，二则要说明一个令人敬重的作家，他的文格与人格，言论与行为对读者必定会有所影响的！

为了写这篇文章，重新翻阅“欧洲纪行”之一的《塞纳河两岸》，见连氏在“自序”中说明当年之所以有欧游之行，是由于联合国第 3 届大会刚好在巴黎举行，会期颇长，他是以《南洋商报》主笔的身份出席此项会议，并于会后到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卢森堡、英国等国去游览。后来，他把这套《欧游之行》编辑成 4 本书：《塞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大西洋一角》与《印度洋舟中》，这是一套蛮可爱的游记，尤其是它们的封面图画，分别请了当年的 4 位著名画家担任设计，依次为刘抗、黄葆芳、郑光汉与陈人浩。名作家作品，加上名画家的佳作，不但属于锦上添花，也令人觉得珍贵也。

连士升先生后来还有《名山胜水》一巨册，交由青年书局出版。

子云身分告曝光

上了中学之后，在《南洋商报》每周都有三两篇在《海滨寄简》的专栏中刊登的书信体散文，署名为“子云”。这些书简式的散文，每一篇都有一位收信人“××”，内容便是这位叫做“子云”的作者跟他讨论，或者指导他的有关时事作为话题。由于“收信人”的身分地位各异，其中不乏大学问家、名艺术家、也有青年作家、青年学者……因此，所涉及的话题极为广泛，其中有谈论世事时局的政论，有修身养性及求学之道理等等。

当时，这个题目叫做《海滨寄简》的专栏的确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一辈的读者，莫不当成修身、养性、处世、治学的南针来读，的确是风靡一时。专栏见报后不久，作者“子云”的身分便宣告曝光，原来就是连士升，因此，这个专栏的文章更加令人捧读不已，确实也影响了不少的青年读者。

连士升一生勤于读书与写作，学问渊博，并且学有专长自然不在话下，同时他也酷爱写作，除了在《南洋商报》分别任总编辑及主笔，职务上需要写社论、专论之外，他也喜欢写散文、杂文与游记，此外他也喜欢研究中外古今历史上的伟人。因此，他的作品题材极为广泛，除上述的游记之外，尚有散文杂文集，如《南行集》、《闲人杂记》、《春树集》、《回首四十年》、《给新青年》等；传记计有：《泰戈尔传》、《甘地传》、《尼赫鲁传》及《西方英雄谱》；他那一系列的书简《海滨寄简》，后来分成《物华集》、《天宝集》、《人杰集》、

《地灵集》、《落霞集》、《孤鹜集》、《秋水集》及《长天集》。从上面这张“书目”观之，可以窥出连氏所喜爱的文体与专长以及他所研究的对象。

作为连士升的读者，虽然无缘认识连先生，可是对他年少而失怙，青年时代的勤苦奋学、及长负笈北京燕京大学；年轻时代曾经受到中国名学者顾颉刚氏的青睐及指导，他曾有两度婚姻，发妻早年病逝，后来续弦又娶得贤妻罗梅女士，不但为他主中馈、相夫教子，也为他的创作及生活作妥善的安排。此外，连先生育有 5 女 1 男，他的千金藩思、文思、乔思、萧思等及独子亮思，个个都学有专长（连亮思医生是著名的妇产科医生）。甚至他的住所叫“云海楼”，中年时期经常在新加坡当年的“海景酒店”游憩及写作……。我都十分清楚，说起来“如数家珍”。这些正好说明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以及一个优秀的作家，其对读者的吸引力是何等巨大也！

连氏的子女们于不久前为他整理了一部《连士升文选》，交给八方文化企业公司印行出版。连亮思医生在编后记中也披露了“为父亲的生前作品，出版一套完整的文集，与关心父亲和爱戴他的读者共赏”的心愿。作为连氏的一名读者，获知之后，不但为本身将有机会拥有一套完整的连氏文集而高兴，事实上也为连氏感到高兴。

曾受到连氏青睐有加的砂朥越文史研究者刘子政君曾在一篇怀念连士升的大作中如此写道：“连先生一生没有发过大财，以笔杆写稿为生，但他的子女每个都受过高深教育，这是铜臭社会里的一个超乎人者。他不爱交际，新

年初一，人们都赶赴热闹，他却在家静静写作。”这一段文字可以作为连氏生前的写照。

连亮思医生在前言写道：“父亲学贯中西，淡泊名利，是个严肃又谦逊的学者。他感情丰富，记忆力强，观察入微，很平凡的题材，一经他描绘、指点、分析，就会条理清晰，使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这一段文字真正描绘出一个“真实的连士升。

(13-3-2002)

彭松涛一生办报忙

9月16日在《中国报》柔佛新闻版的一个小角落里看到一则新闻的标题这么写道：

“新马著名老报人
彭松涛逝世”

这的确是令我感到震惊的新闻。虽然我知道彭老年登耄耋，而且自2年前便从新加坡文艺界朋友的口中获悉他老人家先后患上糖尿病，并且还曾中风，行动不便了。明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可是，作为彭老的一位后辈，当年曾经蒙他青眼有加并予提携过的后学者，实在是无法不感到震惊与悲伤的。

一生贡献给华文报

彭松涛先生实实在在诚如上述那则新闻的标题以及报导中所说的一位新马著名老报人。原因是他自从1939年在福建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危急的关头，他毅然投身救亡工作，到当时中国设为陪都的四川省重庆市去参加抗战救亡的新闻宣传工作，便掀开了他一生